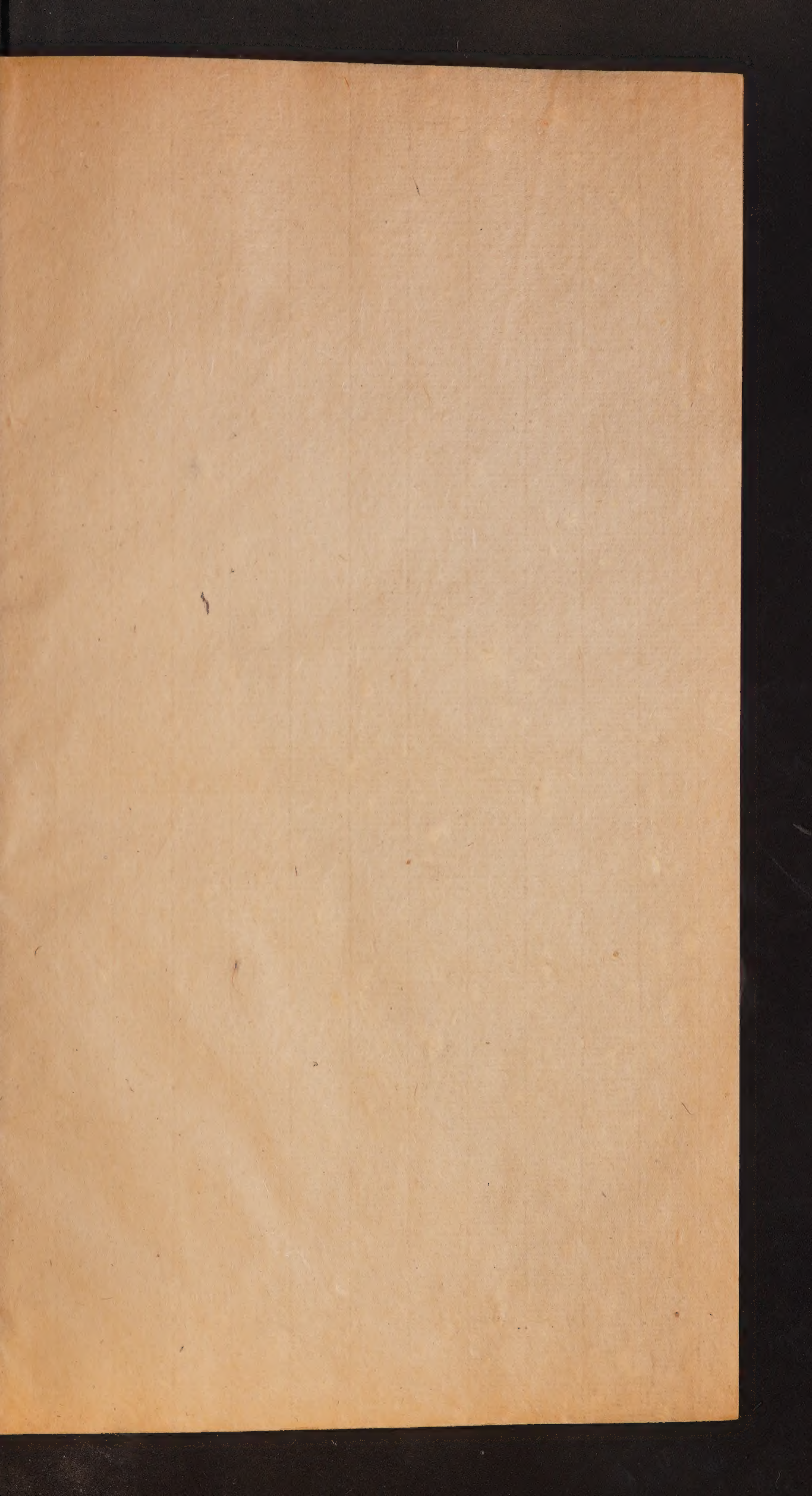








重夏后故倒揷名

有千變萬化無心變之妙

史記內編卷之十四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匈奴列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唐虞以上有逆遡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駞包愷音託佗驢

三折

羸古今注云驢特馬牝生羸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說文云駃騠馬父羸子也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

因戰攻綴妙

明無繒帛

武王之烈

俗 後

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

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

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

邊圖如指掌

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許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音銀

秦故亦翟俗
叙晉分爲趙
魏趙魏入秦
秦燕趙三國
邊故變化鉤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
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
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
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
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
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
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
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

絡揷連如指掌可分劈妙甚

總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音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揷）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
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
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
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
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
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

胡性無子

胡性無親至於此

於月氏冐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冐頓冐頓盜其善馬騎之亾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冐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冐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冐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冐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冐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冐頓

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

胡無親不愛顧獨愛利何哉

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

注中國故云

總括

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

官號

綴上起下

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

挿

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

亦自有爛然統紀故盜亦有道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

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

文勢主中國

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

師紀於馬見之不然高皇帝亦有神豈易困哉

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
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
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
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
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
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
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
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

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
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冐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
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
和親冐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
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
定故匈奴以驕冐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
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

歸過中國委
過右賢王

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畧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

張威示彊然
適知欲和耳

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荻截前書有法具載原文亦一法

雩淺奉書請獻槖駞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詩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

有擒有縱

有斟酌

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索隱曰案漢書

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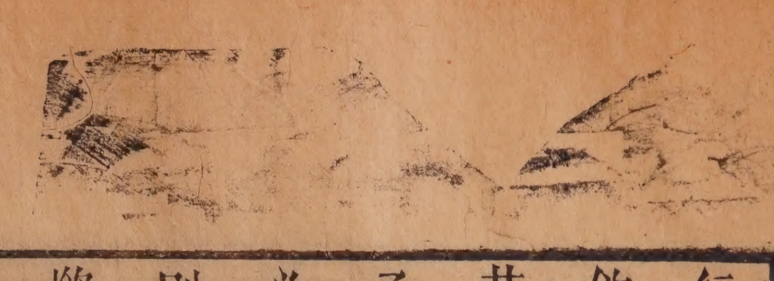
作比踈、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麤者爲梳、黃金飾貝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冐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後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

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纖得文密甚

甘心胡虜如此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

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産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戸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

稱先帝善

織綜甚密

稱聖人又奇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溫文 中國 匈奴 妙 委過 忽轉尤妙 語偏 不作轉語

明和親爲大道

遺之有名道破和親後漢贍遺約束恐有莽帝故云

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始援先帝聖人而卒歸之天意象宏遠詞意諄篤眞王者之言申固約束結

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旣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

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

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

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

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

音斗

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

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畧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亾兩將軍、軍

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

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

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
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
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
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
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
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
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
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

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

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
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
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
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
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自匈奴絕和親而來漢出擊匈奴匈奴入盜邊及接戰士馬死傷勝負亦畧相當矣傷哉萬人之命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

何益哉

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
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
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
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
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

勃勃有生氣

倀策

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
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
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長有句）
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三○字○截）
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
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
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
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巳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

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而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留匈奴三歲單于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

多饑寒、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

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

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

眞夷狄信安可結言安可得信結之何爲

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旣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

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
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
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
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
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
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
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
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

人謂秦皇漢武諦哉今讀中國武事不競扼腕而談漢武嗟未覩漢之弊耳

杅將軍敗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敗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褒大也為其文既切近當世則無所褒其當世忌諱之辭以貫禍為也言遜之義

世之言匈奴者二端將帥務連兵遊談務和親獨不悟其偏指不參建功不深耳委過二家故歸之擇將相將相深功在討安九州天下寧三字極有深意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斷和親之失）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斷連兵之敝）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安事匈奴）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貴春秋微婉家法）

傳敘漢匈奴事令人扼腕卒濞之和平與平準書同

書尉佗正名也

豪語可想

南越王尉佗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幷天下，畧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

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

註中國氣象

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

氣象

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遥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

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

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

方天下未定成敗未有分則此信格言

語外夷狄有法猶然佗語大臣故智

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

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

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塡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

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

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

武帝詔命最雄高、此可見。

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

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

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

提綱作贊用韻語綜之又贊中一法

本傳内事

平矣遂爲九䆉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亾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亾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連帶作一傳妙

用大統綱紀

閩越東甌錯絡佳

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巳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

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

逆武帝雄心陳大畧故從駁蚡說果痛快

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東甌遂內徙東甌事止此

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

善本欲弒君自立獨假漢威衆敵其言如此

耘疑誤

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亾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

閩越自是分兩王一越繇王一東越王

終怨

是時秉餘善持兩端可擊

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而　然罷兵終怨終慎蓋武帝初年慎重時事

前不云乎漢棗彊即幸勝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何誅誅也又假漢威衆譬掩耳偷鈴耳

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

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狗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狗北將軍爲御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

凡三降將得誅善故封橫海先至故封前無繚嫈功矣得封諸將莫封故詳文字密緻

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
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
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
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
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
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
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
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戸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終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畧二國以屬已也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

派 語如畫 長句 貫

保即今領保之意貫無使盜邊

反應前曲折

功者禍也

約蒲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蒲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顔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也）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

叙樓船長

水西軍水即浿水右渠所

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

插

左將軍短

將軍也

朝鮮本欲降直撫御無法耳

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

敘曲折盡情事

慙恐應驕字變化妙

樓船見伏波降南越得侯故欲專降然殊不自忖右渠何故降而不從左將軍急擊也故前督以為怠慠失哉良信

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亾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亾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故使衛山諭降右

惡專執將故
斬遂

渠右渠遣太子入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即急

唊音劫

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
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
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
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
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
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澅清侯陰爲
荻苴侯唊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

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與南越傳贊同法

綜絡變

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為巂（音髓）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

西南夷名篇入何綱

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

音案

常頞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

因枸醬蒟心

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

隱然重內輕外之旨綜織密甚

賴公孫言中罷

布竹杖又萌心

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

大都九州爲一幅員不甚絕遠故道各有從通然商賈往來不憚險阻遠故常易朝廷發卒置吏鄭重勞頓故自難成耳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

又莆一念

大抵非人情
不遠

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亦人情

照前審甚君
長以百數照

邛都爲越嶲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而君長以十數滇小邑照前滇大國

微辭深婉

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譬可慱也

兵貴結交

顛怍傳望但欲得侯更不憚死亾設令單于得即殺留十數歲不歸即得歸而漢武先死豈有侯哉

大宛列傳

綱

大宛之蹟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亦自精誠

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

果

中其欲

又并胡妻來
可謂大幸者

絕類之材

引入大宛來
照省迹自張

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
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
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
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
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
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

本招諸夷爲何者宛奴

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葢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
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
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
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
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
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

毋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

脉絡連入有風味

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

欲○之○矣○

轉又折

摹草漢武雄心特妙明言貴漢財物可設賂遺朝也

文言以義屬可謂信史

不得通大夏而通滇

犍爲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

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

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

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

疏國分

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
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舍將衆將衆別居
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
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
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
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
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
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揔取羈

應未知漢大

騫關鍵

鑿空二字俗

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

應前不能專制

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

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

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

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

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

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

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

語用奇甚如揚雲覆室無味矣

敘事連翩若斷若不斷妙甚

國出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

雄心一萌諸爲國費至於此可懼可懼

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小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天子指如此然獨為奸人利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

使者患不得
意於外國而

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

兵端起矣

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

小之

觀示漢

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正見千疋馬

爲輕漢

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

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

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

歆動漢

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

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

觀示胡

以故勸胡

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

諸覽示胡自
空虛何益真
可古永鑒

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
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
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
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
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
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

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

自古未有寶貨馬而不害者也況相慾殺乎故通人情盡道矣

姚為宛馬遣使已為殺漢使勤兵事幾微如此

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罵詈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

罷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

揷妙甚

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

傷歲萬人之命

插妙

人心危欲遂事更不顧其患如此故學在無固必也

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

見終始爲善
馬故

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槖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及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

前殺漢使不專因毋寡

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

長句

兵專睨水穀

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

道上國謂路旁諸國

兵貴知聚散分之是也

覘知去大軍近故輕郁成

而敗故軍忌
輕也

不斬恐變生
不及軍故趙
弟封

挿

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亾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亾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

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

> 著之見兵威未振一烏孫不能使既威振諸所過國毋遺質也

> 如法吏好惡纖悉畢見

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

亦備甚備甚矣

欲心無厭乃如此

官榮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秩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鎭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

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恠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內編卷之十四終

